



子藏工程

诸子研究丛书

《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

李秀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 / 李秀华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7 (诸子研究丛书)

ISBN 978-7-5077-3829-2

I. ①淮… II. ①李… III. ①杂家—中国—西汉时代 ②淮南子—研究 IV. ①B2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8261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61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学术顾问

(依姓氏笔划为序)

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
饶宗颐 卿希泰 傅璇琮

总序

春秋战国时期，王官失守，学术下倾，师徒授受蔚成风气，个人著述随之云涌而出。相较于《诗》、《书》、《礼》、《乐》、《易》诸经，私人著述思想自由，内容丰富，体式多样。老聃清静无为而作《道德》，庄周幻梦逍遥而作《庄子》，墨翟兼爱、尚同而作《墨子》，孟轲称美性善而作《孟子》，荀卿看透性恶而作《荀子》，邹衍广猎怪谈而作《邹子》，韩非痴迷法治而作《韩子》。此皆当时著述之英华，学海之太液，载万世而流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董理群书而为《别录》、《七略》，单列“诸子”一类；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效仿刘氏，揽括诸子群英，归为九流十家。至是，子学有名，诸家定称。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曰：“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书立说见志，实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

然两千五百余年来，诸子之学或盛或衰，各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战国之际诸子活力劲健，生机勃勃，《庄子·天下》列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论十二家之失。两文虽语含刺讥，亦足以窥见春秋战国子学花烂映发、自由挥洒之盛貌。吕氏不韦，招抚宾客，结连辩士，揉合诸说，混成一统，故“循其理，平其私”（《吕氏春秋·序意》），实暗启子学衰败之势。秦皇暴政，黜文任法；汉武帝尊儒，排斥众议。此间虽有淮南作《鸿烈》，欲“统天下，理万物”（《淮

南子·要略》)，备帝王之道，然争鸣之风已逝，子学气韵式微。汉元、成以降，扬雄《法言》、《太玄》，王充《论衡》，勇抒独见，略溢芬芳。更至东汉，经学失宠，诸子容光再闪。而王符《潜夫》，荀悦《申鉴》，虽踵武前修，亦时有创见。

魏晋乱世，士人悼祸，慕玄风而尚清谈，以期全生保真。何晏、王弼、郭象诠释《老》、《庄》，新意迭起；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屡多创获。然斯风独盛，诸家皆成附庸矣。而自南北悬隔，文辞鼓荡，吟赏之心渐炽，百家之气日衰。惟梁元帝《金楼子》、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无名氏《刘子》，隋王通《文中子》，稍拾余芬，聊慰人心。

李唐开科举而振世象，奉佛老而推贝典丹书，韩、柳又述儒家之道统。士人桎梏，难觅振聋发聩之音，诸子之学欲有所推深，不亦难乎！宋哲宗元祐中，吕公著上书请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明神宗万历间，李廷机以子书盛行，不利孔孟之道，上疏请求禁止。二子之行，实以政治强压，而子学积衰，难挽濒弱之势。然自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杨慎、朱得之、罗汝芳、焦竑、杨起元诸人，重以老庄佛道推盛心学，子学亦随之渐张。明末傅山倡导“经子不分”，曰“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杂记三》），且身体力行，评注《老》、《庄》、《墨》、《荀》、《淮南》等，开近代诸子研究之先声。

有清一代，文字惹祸，屡见不鲜。较之前朝，士人更不敢放言高论，遂扎堆故纸，提倡朴学，集中对周秦汉魏残缺子书加以考订辑校，补苴修葺。其保存子书，复兴子学之功，可谓至高至伟。子学至此别开生面，遂有复兴之势。及入近世，政体更制，禁网松弛，加之西学冲击，学者奋智，瞩目诸子之书，子学于是彬彬复盛。钱穆、刘文典、冯友兰、于省吾、严灵峰、王叔岷、陈奇猷诸君，皆是子书考究与子学推深之能手，其他学者的文章著作亦不可胜数，且有以兼爱附平等，以孔学效耶教，以《淮南》列电力，子学已与西学渐趋融合。

今恭逢国家富强，文运昭回，为子书整理与子学繁荣复兴提供了极佳机遇。且地下文献沉藏千年而陆续出土，其中多有重要子书，为学者弘扬子学贡献了新资料，亦提出了新问题，创造了新空间。子学之复兴，其在今日乎？

子学之复兴，当以文献搜集整理为先。《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930 余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共收书 1250 余种，《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1640 余种。虽称浩博，实为庞杂。譬如《四库全书》子部，“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此乃“经史子集”之子，为图书分类之学，非“诸子百家”之子，已失立说见志之意。且一子只收一种或数种，名家著述、珍希善本、手稿札记，所遗尚多，难副“全书”之名，实为憾事。有鉴于此，为响应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倡议，充分发挥传统子学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决定由先秦诸子研究中心领衔，整合各方资源，启动《子藏》超大型子学图书编纂工程。

《子藏》编纂将分两步展开：第一步，搜集自周秦至民国末期所有海内外存世和出土的诸子学之著作，择取最佳版本予以影印；第二步，为每一种子学著作撰写提要。预计完成后的《子藏》，可涵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50 余个系列，约 5000 种著述。如今，《子藏》工程已正式启动，将陆续影印发行。吾人相信，《子藏》必将成为一座宏大的传世经典文库，为海内外学者的子学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从而进一步传播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

子学之复兴，不仅仅在于文献资料的建设，更包括子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诸子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

研究中心以全面复兴子学为己任，于2007年创办了国内外第一份专业的大型诸子研究刊物——《诸子学刊》，现已连续出版五辑，在中外学界颇有影响。现又决定有计划地出版《诸子研究丛书》，以此作为《子藏》工程之一部分，提升《子藏》的学术品位，使之成为资料库建设和学术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精品工程。

该丛书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凡与子学有关之论著均在欢迎、吸纳之列。或总论子学之概要，或分论一家之特点；或专论一书，钩玄提要；或独论一题，探隐发微。凡斯种种，论内容；或学派，或专书，或专题，或作家，不拘一格；论方法；或考据，或义理，或阐释，或中或西，百花齐放。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创造，有突破，自成一言之言者，均可入选。

《子藏》之编纂，为子学研究提供完备丰富的资料库；《诸子学刊》之编辑，为子学研究搭建了交流平台，提供了前沿信息；而今《诸子研究丛书》正式启动，出版有关子学研究之专门著作，又必将推动子学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三驾马车”，或资料，或论文，或专著，齐头并进，已然构成了子学研究的完整系统。

当仁不让，圣人之言；舍我其谁，亚圣之论。值此昌明之世，学术转型之际，我辈同仁当竭尽心智，戮力古学，留意百家，复兴子学，章华夏文明之本，延绵中华数千年优秀文化之传统！

古语云：“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汉书·吴王濞传》）得天下好子学之人，共襄复兴之盛事，岂不快哉！如此，子学全盛之日，可以预卜矣！

方勇

2011年8月18日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章 《淮南子》许高二注文献学考察

第一节 许高二注的相杂及其区分	(19)
第二节 许注的流传与保存	(70)
第三节 高注的流传与保存	(98)
第四节 许、高注本的版本差异及流变	(121)

第二章 《淮南子》许注八篇研究

第一节 许注问世时间与许慎学术渊源	(138)
第二节 许注的训诂特征	(154)
第三节 从许注看许慎的思想	(167)
第四节 许注与《说文解字》的关系	(184)

第三章 《淮南子》高注十三篇研究

第一节 高诱的生平、著述及其学术渊源	(207)
第二节 高注的主要内容及训释特色	(226)
第三节 高注的思想性讨论	(241)

第四节 高注引书与高诱群经之学	(268)
第四章 《淮南子》许高二注比较研究	
第一节 许高二注学术背景探析	(299)
第二节 许高二注的体例对比	(314)
第三节 许高二注诂训异同考	(327)
第四节 许高二注的学术地位与价值	(363)
结 语	(379)
附录一 《淮南子》许、高注本版本源流图	(385)
附录二 两千年来《淮南子》研究资料辑目	(386)
征引及参考文献	(470)
后 记	(490)

导 言

作为汉代学术统制前夜的最后一片海洋,《淮南子》汇聚了自天地开辟以来的百家异说和诸子群议,上至天文,下达地理,中通人事,无一不有,实是窥探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面镜子。关于《淮南子》的学术地位,毋庸笔者置言,博学君子、硕儒雅士皆有至评。就当代治汉学者而言,《淮南子》也是一部难以跨越的典籍。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自序》中坦言:“余平生诱海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之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一曰《太史公记》,二曰《淮南王书》,三曰《汉书·艺文志》,四曰王充《论衡》,五曰许慎《说文》。以为不精绎《太史公记》,则无以探史学之源;不详究《淮南王书》,则无以知道论之要;不通《论衡》,则不能广智;不治《说文》,则莫由识字。又必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明簿录之体例。精熟此五家之书以立其基,而后可以博涉广营,汇为通学。”^①是以精熟《淮南子》为治学通博的基础。感佩斯言,笔者选取《淮南子》作为自己研治先秦两汉文学之始。

淮南王刘安博善诗文,尤长辞赋,其《淮南子》熔铸古文和辞赋之法于一体,可谓沉博绝丽之书。对于《淮南子》文学特质的感悟与鉴赏,自东汉时期就开始了。许慎时人鲍彦即以《淮南子》“多才

^① 张舜徽《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辞”，“读之令人断气”，^①高诱亦称善“其义也著，其文也富”。^②此后，南朝刘勰将《淮南子》的文学特征概括为：“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③置论颇高。明代文人也爱读《淮南子》，尤其关乎此书文辞。汪一鸾评论说：“色尚玄素，而目犹羨黼黻之观，音首洞越，而耳不厌激楚之调，势之所必造也。《鸿烈》虽摭合群书乎，要以布法崔嵬，命旨泓奥，编珠贯玉，吐葩振藻，寸楮并为云章，辟之游金谷中，花鸟呈奇，薨桐标异，二八递舞，笙箫迭奏，令人骤以目听而亦骤以耳视。文章之巨丽，所可□原。”^④把《淮南子》布局宏大、立意广奥、辞采华茂、韵律合节的文学特点用优美的语言描述出来。除了上述特点外，《淮南子》一书还广纳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又多用楚语，瑰丽奇特，句式趋向骈体化，而文风直追《庄子》。由此观之，《淮南子》在汉初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当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正是这种“命旨泓奥”、“吐葩振藻”的写法，导致《淮南子》体大失调，辞藻玄奇，文意飘忽，殊难究读。有鉴于这种情况，大约在该书问世250年后，许慎、马融、延笃、高诱等东汉名儒相继为之注解，从此揭开了古人研读《淮南子》文本的热潮。惜马融和延笃注本如今片瓦不存，许慎和高诱注本也已残垣断壁。许、高二君去淮南王未远，已有为《淮南子》作注的必要，就如《离骚》去西汉

① 孔鮒《孔丛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杭州叶氏藏明翻宋本，第71页。

② 《淮南子·叙目》。本书所引《淮南子》正文及许、高注文均是出自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并参阅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四部丛刊本。

③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页。

④ 汪一鸾《校鸿烈内书序》，转自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17页。

未远,而刘安为之作传;《楚辞》去东汉未远,而王逸为之章句。对于研学者来说,这类注疏著作皆是渡河之舟楫、登山之阶梯。现在仅存的许注 8 篇和高注 13 篇,同样是精熟《淮南子》的必由门径。利用《淮南子》许高二注,我们能够更好地探寻原著的思想内涵和文学特征,窥探汉代学术的面貌。故此二注本身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许、高二人的注释传至于今,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亟待系统考察和研究。故而,笔者又把许高二注作为自己研治《淮南子》之始。

一、研究文献综述

注疏是为理解原著服务的,注文之于正文犹如下级从属上级之关系,故其得到的关注和研究程度远远比不上原著。两汉传世注书中,《淮南子》许高二注尤其如此。据笔者粗略统计,两千年来内地、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淮南子》的著作(包括考校作品)有 300 余种,而专门针对注文的只有 10 余种;发表的学术论文有 600 余篇,而专门针对注文的只有 20 余篇。再通观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内容不外乎版本校勘、注文的清理与辑佚、注文的辨误与补正、注文的训诂成就等几个方面。以下就这四个方面作一综述:

(一) 版本校勘

注文之于正文虽然为附属关系,但同时又血肉相连,从未见有注文单独刊行的现象。因此,所谓许高二注的版本校勘,多是由校勘正文而下及之,很少出现只针对注文的。胡适说:“《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弃其畛挈,斟其淑静,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其书作于汉代,时尚修辞,今观许慎、高诱之注,知当汉世已有注释之必要。历年久远,文

义变迁,传写讹夺,此书遂更难读。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迄乎近世,经师旁求故训,博览者始稍稍整治秦、汉诸子,而《淮南王书》治之者尤众。……计两百年来,补苴校注之功,已令此书稍稍可读矣。”^①这段话固是针对《淮南子》版本校勘的情况而发,然于描述其注文亦很适宜。

自北宋中期苏颂校理《淮南子》迄今近千年,有案可查的校勘作品约70余种。两宋时期,有苏颂《校淮南子》、谭叔端《新刊淮南鸿烈解》两种。有明一代,出现了茅一桂《淮南鸿烈校订》、刘莲台《鼎镌注释淮南鸿烈解》、叶近山《删订淮南鸿烈集解》、汪一鸾《校订淮南鸿烈解》、张维城《翻刻淮南鸿烈解》、何允中《鸿烈解》、刘宗器《重刊淮南鸿烈解》、王元宾《校刊淮南鸿烈解》、张象贤《翻刻淮南鸿烈解》、张焘如《淮南鸿烈解集评》、汪氏《删刻淮南鸿烈解》等11种。有清一代,诞生了何焯《淮南鸿烈校本》、萧江声《校刘注本淮南鸿烈》、沈大成《校淮南子》、无名氏《校宋本淮南鸿烈解》、赵曦明《淮南子校语》、庄逵吉《淮南子校定》、梁玉绳《手校庄本淮南子》、黄丕烈《重校旧抄本淮南子》、黄锡禧《点校淮南鸿烈解》、卢文弨《校道藏本淮南鸿烈解》、梁履绳《庄本淮南子校语》、周广业《淮南子校本》、江声《手校茅坤本淮南鸿烈解》、孙冯翼《淮南子校本》、孙志祖《校庄本淮南子》、钱大昕《注本淮南鸿烈解批校》、钱坫《手校淮南子》、袁廷枬《校道藏本淮南子》、王念孙《校中立四子本淮南子》、翁方纲《校淮南子》、许宗彦《精校庄刻淮南子》、顾广圻《校庄本淮南子》和《校读北宋本淮南鸿烈解》、蒋元庭《校刻道藏本淮南鸿烈解》、劳格《淮南子校本》、顾逵《庄本淮南子校语》、陈奂《校宋

^① 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转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小字本淮南子》、吕贤基《校淮南子高注本》、陶方琦《手校宋本淮南子》、赵之谦《手校道藏本淮南子》、吴汝纶《淮南子点勘》、王仁俊《淮南子诸家校语》、许克勤《淮南子校本》、许在衡《校录淮南子》、张鸣珂《校淮南子》、诸可宝《淮南子校本》、唐百川《淮南鸿烈注笺校》、吴广霈《淮南鸿烈解校本》等38种。民国时期,有朱邦衡《校录淮南子注》、单不厂《校淮南子》、赵熙《批校淮南子》、缪荃孙《校庄本淮南子》、王秉恩《校异本淮南子》、朱孝臧《王秦淮南子校语》、王国维《校淮南鸿烈解》和《校刘泚生钞本淮南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邵瑞彭《淮南子校本》等10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地有吴则虞《淮南子集释》、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等3种,港台有郑良树《淮南子斟理》、于大成《淮南鸿烈集释》和《淮南鸿烈解定本》等3种。日本学者也热衷校刊《淮南子》,有根逊志《手校淮南鸿烈解》、冈本保孝《校淮南子》、涩谷启藏《新刊淮南子笺释》、服部定之吉《校订眉评淮南子》、竹添光鸿《淮南子笺释》等5种。另外,又有一些“仅举断句,不载全文”的校勘著作,如傅山《淮南子评注手稿》、王念孙《淮南子杂志》、刘台拱《淮南子补校》、俞樾《淮南内篇平议》、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及《淮南旧注校理之余》、何志华《〈淮南子〉高诱注校释》等8种。

上述校勘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存于世,而且也不能悉数归为《淮南子》注文的校勘之作。客观地说,除钱大昕的《注本淮南鸿烈解批校》、唐百川的《淮南鸿烈注笺校》、朱邦衡的《校录淮南子注》、吴承仕的《淮南旧注校理》和《淮南旧注校理之余》、何志华的《〈淮南子〉高诱注校释》以校理注文为主外,其余作品均是以校勘正文为主,可能或多或少会延及其注文,当然也有可能很多根本不涉及注文,但由于难以考详,兹列于上,以备学者之查。在这些文献当中,以吴承仕二书和何志华一文的校勘之功最大。吴氏自言:“前

人勤治本文,于训说未皇厝意也。……往时辑录经籍音切,尝取《淮南》旧读,疏通证明之,得四十七事。今观刘氏《集解》,于注文沿误,显白可知者,多未发正。颇以暇日,从事校讎。寻庄逵吉刊本,自谓依据《道藏》,昔人已讥其妄有删易,未足保信。庄本既世所行用,《集解》又因而不革,惧其诂误后学,故今一依庄本,而以异本勘之。”^①他针对庄本,并依据道藏辑要本,共校理旧注达 460 余条。何氏亦言:“试以三书高注为据,再考版本所见异同,以及类书征引有别者,比勘斟证,考释今本《淮南子》高注。”^②其文考校高注 40 余条,甚有理据。同时,今人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和何宁《淮南子集释》尽管也以诠释正文为务,但汇集了千年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并且多及许高二注,为笔者展开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版本基础。

(二) 注文的清理与辑佚

《淮南子》许高二注的命运,犹如淮南王刘安的命运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两者先发生残缺,后又相杂一书,文人学者引述常见张冠李戴,但最终为研究者所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清理,是针对许高二注的区分而言。这也是研究《淮南子》注文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由于此问题的高度隐蔽性,千百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只有苏颂的《校淮南子题序》,劳格的《淮南子许高二注》,陆心源的《淮南子高许二注考》,陶方琦的《淮南许注异同诂序》、《淮南许注八篇征序》、《许注淮南存疑叙》,王仁俊《淮南许注考证》(未完稿)及今人王明春的《〈淮南子〉高诱注与许慎注的区分》等 8 篇专论文章。其中,以苏氏之文最为关键,可谓区分许高二注的直接依据。如果没有此

① 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何志华《〈淮南子〉高诱注校释·前言》,转自何志华《高诱注解发微: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7 页。

文,就没有后来清代学者比较完善的区分结果。就在许高二注被区分不久,当时即有蜀中绩学之士分别将其抄出,一本十三卷,卷首题“淮南鸿烈解经,高氏注”;一本八卷,卷首题“淮南鸿烈问诂,太尉祭酒臣许慎记上”^①,可惜都未能刊行流传。王明春氏一文基本是复述陶氏的成果,未能举出更多有价值的证据,不尽如人意。故而,有关《淮南子》注文清理这一问题,仍存在不少亟须深入探讨的地方。

同存一书的许高二注被清理出来后,知许注已经失传十三篇,高注已经失传八篇。而历代文人著述中,散见着他们征引《淮南子》注文的记录。其中有许多为今传《淮南子注》所无,盖可确定是许高二注的佚文。恰逢清代朴学兴盛,辑佚之风尤盛,这无疑给清代研究者留下了绝佳的空间。故针对《淮南子》注文的辑佚群蜂而起,先后诞生了孙冯翼的《许慎淮南子注》,黄奭的《许慎淮南子注》,陶方琦的《淮南许注异同诂》、《淮南许注异同诂补遗》、《淮南许注异同诂续补》、《淮南许注八篇征》、《许注淮南存疑》,蒋曰豫的《许叔重淮南子注》,易顺鼎的《淮南子许注钩沉》,叶德辉的《淮南鸿烈问诂》,王仁俊的《淮南许注异同诂校》、《淮南许注异同三诂》等12种著作。在众多作品中,以陶氏所辑最胜,共得许注佚文500余条。今之学者蒋礼鸿亦有《〈文选〉注引许慎〈淮南子注〉辑录》一文,完全不出清人辑录的范围。略观这些研究文献,可知全部是专注于《淮南子》许慎注文,而无一专注于高诱注文的。即使就陶方琦的辑佚之作而言,仍存在一些漏网之鱼,其《许注淮南存疑》也没有刊刻于世,嘉惠学林。由此言之,清人对《淮南子》许高二注的辑佚工作仍不完善,亦有待吾人继续推进。

^① 吴则虞《淮南子书录》,《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5页。